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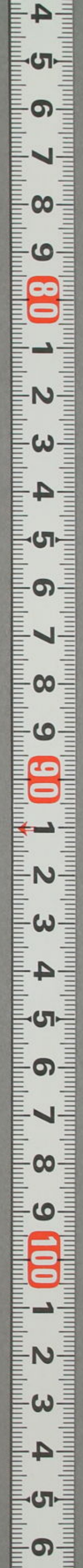


疏

卷一之疏三

1605
13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218 號
第 13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七13
雜 1695
卷 / 3止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疏奏黑也居父游衍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

茂蔽且陰沉布業垂條又如惟幕謂之緇帷之林也壇

澤中之高外也其外多杏故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

以和心養性故奏之也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鬻眉交白板髮揄袂

行原以上拒陸而止左手扞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疏

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号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



而汎海至齊号曰鵠夷子至魯号曰白珪先生至陶号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榆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狝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自於是遥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疏詢問仲丘是何爵命之人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疏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疏問其氏族客曰孔氏者何治者也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子路未應子

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

非也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

遠哉其分於道也疏夫勞苦心形危志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邐而分離於玄道也是

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子貢還報孔子云云推琴而起曰其聖人

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還嚮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疏擊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末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卒相立也疏曩

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

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度義警歎卒用此言

助丘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

不逮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

心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修學仁義逮乎客曰同類

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叙吾之所有而經子

之所以疏夫虎東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

乎是以漉入太賢宜左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

相應也故捨叙吾之所有方外之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道徑管子之所以方內之教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

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憂乃無所陵疏也夫

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

乃政治盛義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

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

陵亂斯不易也道者也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疏田畝荒蕪屋

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共尊卑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不清白群下荒息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疏

不

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朝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干

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

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

庶物諸侯暴亂檀相攘伐以殘民人札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 攘除也陰陽不調四

時怨叙兵戈荐起萬物禾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檀飾札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

亦泰多事乎 疏 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札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

乃是多事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夏之人也

而事謂之物 疏 惣監也非是已夏而莫之顧而進之謂

之佞 疏 強進忠言人不來顧謂之佞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 疏 希望前人

達其言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 謂苟順物不簡好言是非謂之諛也

人之惡謂之說 疏 聞人之過折交離親謂之賊 疏 人有親情

交故轉欲離而折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匿 疏 與已親者雖惡

而譽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作詐 不擇善否兩容顏

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愚之人也 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 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

隨而倭之斯也此八疵者外以亂入內以傷身君子不友也

險譏之人也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敗於己身是以明君不臣疏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臣化也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伺

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專知擅更侵入自用謂之立功名謂叨監之人也

貪疏事已獨擅自用見過不更聞諫愈其謂之很疏有

不改聞諫旅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增很戾之人

於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此四患也能去八疵

無行四患而始可教而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

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疏愀然慙疎貞也離遭也丘無罪

此疑客憐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思迹而

去之走者舉定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夷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思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運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疏再得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

候機宜觀運靜之變恤其繞侍適受與之度

望看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謹修而節用為達道以已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疏謹慎形体修守真性所有

功名還飯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疏不能修其身而未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孔子愀然疏自竦也曰請問何謂

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運人疏夫真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運於人也

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運於外是所以貴

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者事君則忠貞飲酒則

歡樂處喪則悲哀疏夫道無不在所在此皆通故於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忠貞

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二其迹矣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

不可一其哀迹也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違其具

矣處喪以哀無問其札矣疏此覆款前四義者也札者世俗之所

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疏節文之札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天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疏

法效自然實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愚者及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疏恤憂也祿祿貴自也愚迷之人反於

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道遙翻復溺人哀而憂慮滯望虛塵而迂化負狗物無厭故心恒不定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疏惜孔子之雄等父迷

情於聖迹晚聞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孔子每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為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曰受業而卒學大道疏丘父喜歡自燒慶幸得逢漢父欣若登天必其

不耻割誨尋當服勤驅役度為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生

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生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

乃無怨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

不可語其玄極觀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

而去延緣葦間疏戒約孔子其勉勵延緣止葦葦顏

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

敢乘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弥甚喜懼交

取乘懷閉人授綬於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撓擊音方子路旁車而問曰出得為後矣未嘗見夫子遇

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

卷之三

卷之三

伉^{カハ}札^シ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ツク}擗^{ツク}逆立而夫子曲

要^{コシ}磬折言^{セツ}每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

父何以得此乎^{テカ}疏^シ天子萬乘諸侯十乘伉對也分庭

居遇天子諸侯尚懷倍傲一逢漁父盡礼曲腰所受言

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子重方外之道子

路是方内之人故致驚^カ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

化也甚於礼義者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疏^{湛著}

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

言至人作不仁

故長傷身惜或至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礼儀見

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

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且道者萬物

之所因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復逆之則敗順

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

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

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威得盡其^{疏由從也}

在子集卷之三

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莊子雜篇漁父卷第三十一
漁父曰吾聞古之所謂大匠師者必先設規矩以定其方也然後以繩墨以正其曲也夫大匠師之於木也猶且不可不審也況乎治身乎夫治身者必先定其心也然後以道術以正其身也夫道術之於人也猶且不可不審也況乎治身乎夫治身者必先定其心也然後以道術以正其身也夫道術之於人也猶且不可不審也況乎治身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疏

伯昏楚之賢士

隱者徒也御寇既師蘧子又夏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馬行淺中路而還適逢務人間其所以

瞀人曰奚方而反疏 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途反意也

吾驚焉疏 自覺已非驚懼而反此畧答前問意 曰思乎驚疏 車問御寇於

驚曰吾嘗食於士漿之家而五漿先饋疏 饋遺也

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食而五家先遺觀其容顏竟起驚心未能真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疏更問驚由曰丈內度陳已失

誠不解外自矜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形謀成光飾者也為物所敬是以驚而飯

舉動便僻而其內實不以外鎮人心定以服物疏謀便僻貞也鎮

成光儀也動成光華用此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平內實則使

外形鎮服人物言以羨形動物而整其所患則所患亂生也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

於已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丈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

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而况於

萬乘之王乎疏特猶獨也贏利也丈賣漿之人獨有羹

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竟定歎漿况在君主權尚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身勞於國而知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疏丈君

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

則思賢若渴以代已勞心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

積殉外喪內遂偽志真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疏汝能

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已身審知得喪嘉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遺形則所

謂也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獨顯形無幾何

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

屨戶外既足外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數杖履之乎願立

堂請益者多矣

其有間不言而出疏

敷立也以杖拄頤聽其言賓者以說倚立間久忘言而啟之

告列子列子提履既而走墜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

藥乎疏

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冠聞其師立久不言而既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履既足走馳至門而

及高人既來度蒙鍼艾不覺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飢渴有此因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疏

已止也於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難光晦迹必為

物所取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也

非汝能使人保

汝而汝不能使無保汝也

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末無感無末乃不相保焉

於外焉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真也

惠不自被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異端先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搖動也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推而應之滅迹匿端有何托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

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細巧入人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莫汝并

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為鴆毒誰能且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疏孰誰也彼

此迷塗無能覺無能覺何誰獨覺以相告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

未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塵而遨遊者也

夫無其能者唯

聖人取過此以下至於昆虫未

疏

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

緩

唯聖人沈然無係泊念忘

心辟彼塵舟任運道遙也鄭人後也呻吟裘氏之地

吟詠衹三季而後為儒也衹適 疏呻吟詠誦也表裘氏地名

地學問適徑三季而成儒道 河潤九皇澤及三族使其弟墨疏謂艾

母妻族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并其父助翟翟後弟

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其固各好多言墨乃尊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并父

黨亦兒遂助於翟矣 十季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

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

矣緩惡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

各或作季

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死死疏 闔何不也秋柏動

精誠云至故死為秋柏之實也疏 木也父既助翟而

後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怨

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云功九也何不看視我為

賢良之師而更明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為異物

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壞字者壞亦冢也

云汝何不看我家上已化為丈造物者之報人

為秋柏之木而生實也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疏 造物者

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重之哉疏 自然之

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

成也故假於學習輔導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

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後得後言我教不亦

也

謬乎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唯

物皆然墨翟庶庶丈人曰已為有以異於人其賤其親言緩自義其無謂已能有積學之功

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以賤物者不避其疏言緩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疏自持

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齊人之井飲者親而汝父於人之述滯而至斯乎

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也吟味所以通性也無泉則無所

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窳其泉性云自然疏夫土下徒識穿詠之未功曰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有泉入

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逆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未竟不悟泉往之自然而矜之以

為已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掩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喻自

嘉性文作父

是有德者不知也而有道者不觀後之迷以為已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其自介而知故無為其間

也疏觀後之迷以為已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其自介而知故無為其間疏知造物不復自矜況休道之人豈視其功耶古者謂之道天

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疏不知物性自介矜為已功者述遁天者也故刑戮及之疏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安夫聖人無所不安也順百姓之心也疏

安任也任群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安任也任群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疏學已既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莊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疏玄道實真言像斯絕知而不言

所以之天也知而不言之所以之入也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請於自然之

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非斯未離於公侯矣古之人天而不入知雖涉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

也應其至復古真人知道之士朱泚漫學屠龍於爻分而已疏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季枝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於通性無貴於

遠姓朱名泚漫姓支南名益彈蓋也整千金之產學巧殺龍之術伏膺三出其道方成技雖巧妙卒為無

用屠龍之爻於世稍稀欲明厥法聖人以必不必故

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無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疏連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

必然而固執故無交爭衆人以必不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疏

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小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則足足疏心有貪求故任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

則無求疏於執固之情也未之疏不能大順群余而好非逆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亡也疏物情者則死亡吾實也筭牘苞苴以遺筭牘以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

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粉固非丈夫之所忍為故精神乎寒淺

小務所疏好為遺問殉於小務可謂劣精神而欲兼濟

得者淺疏於跛蹇淺薄事不能遊塵涉遠矣導物太形虛若是者深藏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塵涉遠志大疏以蹇淺之智而

神敬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疏欲兼濟群物導

連群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上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

人連於在全形累於六合何能知太初之妙理耶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如而其曠乎無荷有之鄉疏無始

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徒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和光混俗而恒寂道鄉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為而疏無以順物如水

不守形迹云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而不知太寧任性太寧而疏任性太寧而至苟直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簡牘何異毫毛如斯

其往也得車數乘去悅之益車百乘疏也為宋偃王使

秦應對得所秦王多之遂賜車百乘乘駟而也

阮

巷困窘織履槁項黃臑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履以自供頸枯槁而顛

領面黃瘦而臑厲當公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

多於秦遂使秦王驚焉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癰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宋也

疏癰瘰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子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弁以挫曹商故郭注曰夫言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宋也

為貞幹國其有瘳乎疏 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故命為卿相魯邦乱病度瘳也

曰殆哉叔仲尼 叔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矣飾覽於仁

義而圖盡其毛彩百姓既疏殆近也叔危也以貞幹迹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安方且飾羽而畫 九言方且皆謂後世也疏方將貞幹輔也

從事華辭以反為音 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

不信 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退軌而遂忍性疏後代人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而不知已無信晉也 以華偽之迹教未蒼生實美心正

辭華枝派分流為意音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

出疏 聖迹既彰令從政任夏情偽

宜女

顧

幸割真性用此居 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今以上民

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 以疏後代百姓非直

心神受之不能復自得於体中也 疏外形從之乃以

以此居民上何足可矣哉 彼且汝乎 彼百姓也汝哀

自有斯直相效則失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百姓與汝各

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有所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

可予願與 放彼非所疏予我也願養也我與百姓怡養

汝所養衛物 誤而可矣 正不疏以貞幹之迹錯誤 今使

物我俱失也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明不

時疏 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 難也 聖人不治也

也 民慮後荒乱不如休止也

疏 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布而識之非獨徇萬物也

疏 二儀布生萬物豈貴恩也 商賈不齒 况士君子哉 疏 夫能施而不求報商客尚不齒况

君子士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齒以其不忘故心神

忽之此百姓 疏 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惠惠於事不之大情也 疏 得不齒為責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

之情也事之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金謂刀鋸斧鉞 木謂桎梏 為內

刑者動與適也 靜而當則 疏 金斧鉞也木桎梏動 外內無刑 繫緣也適為分別 宵人

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不由明坦之塗 疏 宵人問夜也離

聞惑之人罹於憲網身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動而過分 遭柳叔谷斧鉞之問也 則性氣傷

於內金木 訊於外也 疏 若不止分則內結寒 夫况乎外內之刑者

唯真人能之 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 疏 心若死

澹 澹豐府也形同橋木外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

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 人

難知其於山川過於蒼叟 故有願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

厚子深之狀列在下文也 疏 愿慤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真而

有願 慤真而 有願 慤而

達 疏 慤急也形順躁 有堅而緩有緩而鈇 反有如此者

疏 緩也鈇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 故其就義若渴

在子推高引

者其去義若熟但為難知耳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

復難知未為無迹未為殊無迹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

驗心列下文也有捨仁義若熟逃水雖

觀其敬疏遠使忠佞斯敬近 煩使之而觀其能疏煩極

察其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疏卒問近對觀 急與之期而

觀其信疏忽卒與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疏仁者不

之以危而觀其節疏告危止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 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疏首也事

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釜亦可知也 疏微驗小

人君子厚且深情必無所避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 疏考成也父大也

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

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

誰敢將不軌之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錘再命而於車上

事而侮之也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惕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

父者誰同於疏而夫鄙夫諸父伯叔也凡夫篤堯軒冕

唐許之事也一命則曰錘再命則曰錘 賦莫

命蓋識自高下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異格 賦莫

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 賦莫

天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疏後智勞

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慮有心

管服作賤。

為德此賊率心為德猶之可其復心而心有眼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眼也而內

視內視而整乃欲擊射幽隱以深為疏率心為復用心神於眼睫

致危敗甚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疏謂心身眼鼻耳也由此五根

主中德為無心也何謂中德中德也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

也此些言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二故為凶首也若中無

皆思奉此言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為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表髮無長

大壯蔑勇敢八者俱過入也回以是窮窮於受復也然天

而恒以所疏義姿媚也髯髮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研華

緣循優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技物而行者也

困畏怯弱者此三者既不以事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優

見在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疏優佚不能悅執也困畏困苦

知惠外通通外則以無所疏自持智慧

勇勤多恐怯而靜乃疏雄健躁擾仁義多責天下

達於知者皆散也疏達悟之生崖真性虛照儼

達大命者隨化俱也疏大命大季假如彭

怡

然懸解無係達大命者隨化俱也疏大命大季假如彭

戀也呼懷友疏相壽考隨而順之

亦不厭其長久以爲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每在節節上 疏小命小序也遭遇也

如傷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懷耳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

驕釋莊子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鎮之人游宋侯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釋排莊周

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蓬蒿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鑲之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疏葦蓋也蕭高也家貧識蓋高爲薄實

臣供養鍛樵也驪黑龍也領下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之甚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愁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

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愛也故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

此三代所以直疏 懷忠貞以感入至者必非常之賞而

道而行之也疏 用老道使其說佞媚君主僥倖於富

貴者故有驕釋之容亦何異遭疏 或聘於莊子疏寓言不

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也疏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疏犧養也君

言或也疏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疏王顏前三

月養牛祭宗廟曰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余生者長犧而絳聘觸骸聞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

當獨也也菽豆也犧養豐饜臨祭日未為孤積不也疏可得也况祿食之人例多天折嘉道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情高莊子將死弟子營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笑彼名利

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疏莊子效達玄道道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璣

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弟子曰吾恐鳥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蟣蟻食奪彼與此何

其備也疏為鴟也門人荷師至深恩也將欲埋葬避其鳥為豈知厚葬還遭蟣蟻情好所奪偏私之

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也疏無

與奪委在均平此真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也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目萬物之自應而欲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此真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疏自炫其也徵應也明者唯為之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疏明情應於務為物馳使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疏神者何能役人也故無往不應者也無心寂然不動能夫明之不勝神也久也明之所及不過於無不應也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馳役神乃無心應各自得矣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志應格量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者也不亦

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疏夫志懷其所見執其自是豈欲入其功外也應物者

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取入已身雖欲移伐其功外矣迷妄如此深可悲哉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莊子雜篇天下篇第三十三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夫知巧者必以知巧為功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為其所看為則

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疏方道也自軒項以下選于堯舜無為矣又何加焉

之情煩其所為之性住群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術者果惡乎在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

發明深發明深曰無字不在疏谷曰無為玄道所在有曰神何

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冥感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而後降出

莊子雜篇天下篇第三十三

周為義若使虛通聖道

郭象注

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
茲明智制札俟下以道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

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
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居於一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

無飾於外期聖原本也道也雖復降靈接物混迹
王所以生成也疏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取本者

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非於變化謂

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疏具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

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

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切用

故有四名也以行為息以義為理以礼為行以樂為和薰然

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應也疏布仁惠為息澤

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

肩乎八方辟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途可謂賢之

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報為驗以誓為契其教工二三四

是也疏替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百官

以此相齒以行夏為常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

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疏夫夏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

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失

是以蕃滋生息畜藏儲者皆積養民之法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後古之人其

聖賢不遊

備矣古之人即向 疏養老哀窮矜孤恤寡 配神明配天

地有萬物和天下配合也 疏配也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本數 係於末度明故

未不本數 疏仁義也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 其運無乎不在所以 疏闢法也大

則群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教其明而在教 度者曰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教度而可明者 疏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教度者仁義法名等其在於 也古旧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多尚有之

詩書札樂者鄒魯之士精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 迹鄒魯邑名也魯國號也 疏亦紳也紳太帶也先生

哉儒生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札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明之也 陽春秋以道名分導達也通也 疏詩道情志書道事札導

皆道古之人陳迹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 耳尚復不能常稱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

不能太用其迹而 天下大亂無統故也 賢聖不明能明 同也其迹

又未疏 道德不二穿鑿 疏法教 天下多得各信其偏見 而易也跡

疏 宇內學人各帶討 察焉以自好 夫聖人統百姓之本情而曰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恣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滄莫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迎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 不能怡淡忘志而每運心思 辟如耳目鼻舌各皆有 察隨其情好而為救方也

所明不能相通疏 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言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不用 所長不同 疏 夫不得常用 六

經五德百家諸書共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弘通故時有所發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

不徧一曲之士也 故未足 疏 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備任也 通周徧斯乃徧僻之士一

帶一曲之非圓 判天地之美抑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 故抑判也

疏 一曲之人各執徧僻雖着方術不能會道故分 察言

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拆萬物虛通之理也

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况一曲 疏 觀

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亭 是故內聖外王之

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 全人難 疏 玄聖素王內也飛龍

竟起各私所見是非散亂彼我紛紜遂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悶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 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萬術一往逐物 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本 太休各 取根抱

本

則天_疏 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太休樸素也
 地之純_疏 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
 淳樸之_{世也} 道術將為天下裂_{其力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
 從其上而_疏 裂分離也儒墨名法百家馳騫名教所見
 性命喪矣_疏 咸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信譎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物_{性實此之由也} 不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教
 度_{勤儉則瘁} 疏 後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_疏
 故不暉也_疏 奢華物我窮儉未常_疏 矯厲既_疏 物性教
 法不行故於先生典_{以繩墨自矯} 疏 矯厲也用_疏
 孔不得顯明於世也_疏 勤而儉則財有_疏 世急者謂陽九
 勉厲其_{而備世之急} 疏 餘故急有備_疏 百六水火之天
 志行也_疏 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_疏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會
 以備世之凶急也

順

滑稽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猶_{不復度} 疏
 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
 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稽墨翟第子也墨翟滑稽性好
 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_{作爲非樂命}
 過甚可周已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焉_疏 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
 名也生不歌故非樂死
 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_{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闔}
 等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貴也_疏 普_疏 兼愛利
 夫物不足則以闔為是今墨子令百姓_疏 益_疏 群生使各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闔為非也_疏 自足故無闔爭以_疏 其道不怨_疏 怨_疏 怨於物也
 闔爭為之非也_疏 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_疏 墨子又好學
 好學而博不異_疏 物皆同乎已也_疏 傳通墳典已

既勤儉欲先王則恣其群異然後同不與堯王同先王謂堯

物同之也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駁舜禹湯也

夫五帝三皇虛心順物墨既率人隨已故不與先聖同也駁古之禮樂嫌其侈靡奢幸

所以駁弃不用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虡

王有辟雍之糸武王周公作武之樂疏已上是五帝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疏自天子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

也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

於已未敗墨子之道但非疏未無也程性雖然歌而歌哭

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疏夫生歌死哭

凶哀吉樂世物之太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駁

今反此故非徒類矣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之所樂則悅悅則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

天下無難矣使物憂悲行乞難友又無潤澤故

不可以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祭天下

救世也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王者必合天下之權 疏 夫

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群生今乃數皇 墨子稱道 王之法及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

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疏 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

以播種 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 耒盛土

九穀也 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 器也耜

掘玉具也禹提耜掘地操耒負玉躬自辛苦以導川原

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徒見禹之形勞耳 疏 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開啓之泣無

未觀其性之適也 疏 暇暫有三過其門不得看子親驟

雨而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駁悴遂使胼

胝無肉膝胫無毛禹之道大聖尚自艱辛况我凡庸而

不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為極 謂自苦為 疏 表褐粗衣也木曰跣中

弟子也裘褐跣躄儉也日夜不休力 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 非其時而守其 疏 墨者禹之陳迹也

禹道者不可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謂之墨也 謂之墨也 獲已鹵鄙陵子之儂僂誦墨經而倍譎而不同相謂別

墨必其名守所見則所在無通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

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墨師也苦獲五侯之

屬並是學墨人也譌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以堅白同異之弁相譬

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弁其

訖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解音奇對弁曰偶侔倫次也

言鄧陵之徒然導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

同侔同為異或獨唱而寡和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

之弁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矣兼欲係巨

疏咸願為師生庶傳美將來對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爭勝負不能決定也意在不移靡而備世其則非也為之太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

之志斯所以為是過故也疏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排無肢胫無至相進而已

矣疏進適也後世学徒執墨陳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

迹精昔自厉意在過人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為上今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

也墨反之故為下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

也上首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之者也為其真好重聖賢

教將來之不得也無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疏字內好

而已未其輩類竟不能得顛顛如半士也夫非有疏夫

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也迂物傷性誠非聖賢而

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歸於物不苟於

半三明名

才

決

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之命入我之養畢定而止

不敦望 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每願字內清夷濟活

有餘也 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述 宋鉞尹文聞其風

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而悅之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首而

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平

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接萬物以別者為始

志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矣 令相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

犯錯疏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 以聊合驩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

之曰心之行疏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 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

以為物 疏聊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度令同 見侮不

主也 厚其於以流 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 疏寢

也防禁攻止息于戈意在調和 不許戰 以此周行天

闕假合欺侮不以厚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聊調之 疏理然也

用斯教述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 故曰上下見

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厭而強見之也所謂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化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不且其自化而強以 疏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已後存諸人今乃曰請勸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為太火乎

欲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亂不志天下宋鉞尹文稱天下為疏宋尹稱黜首為

子先物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勸儉置五升之飯為

一日之飯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已身之餓不志天下以

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已用斯作法也蒼生晝夜不息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謂民亦當圖儉救世之義揮行高圖儉高大之負也

濟黎元維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疏夫貴人君

容也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前物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疏立身求已

以成名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謂為救疏

已止也苦心勞形非道並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知止而勿行以禁攻寢兵為外疏為

他外行也以精欲寡淺為內疏為自利其小大精粗其行適

至是而止未能經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名

是而已矣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生名自疏公正而不

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走物而不兩物得所疏意在

而於物無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趨故疏理趨

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無擇也古之道術有在於

法

是者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彭蒙田駢慎倒

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倒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教篇性與

法合故聞風悅愛也齋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弁之知萬物

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編都用疏夫天覆地

能大道包容未嘗弁說故知萬物有可有不可教則不

隨其性介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編也

至任其性道則無遺音矣疏異物不周稟性各異以此

道則物皆自得是故慎倒弁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矣

於物以為道理冷汰猶疏冷汰猶揀鍊也息慮弁知而

揀鍊是非法斷決聽放也疏身去已機不得已感而後應

慎倒守此用為道理謂知力淺薄不知任其自然疏鄰道也夫知則有所

也故淺薄之而後鄰傷焉疏不知故薄淺其知雖

復薄知而未能都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

志故猶近傷於理任而任眾人象人各自自疏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當其

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疏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

故欲壞其迹縱縱脫縱無行而非天下之不聖使物不殉疏縱脫縱

仁義之德行志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椎柏乾斷與物宛轉猶有椎柏

故未拍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变化而不固執疏拍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变化而不固執

之者也含是與非苟可以免疏不固執是非苟且不師知免於當世之害也

慮不知前後不能知其之與非前之與後疏不師其成

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任性魏然而已矣魏然不

偽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獨立疏動之貞

也雖復心裕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不得已疏推而

緣不得已感而若飄風之選若落羽之旋若磨石之墜

後應非元唱也磨礪也墜轉也如飄

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疏風之回若落羽之旋

若確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之是以無非無是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是何故疏

假設疑問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以顯其能患生於譽疏夫物莫不耽辱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譽在於建疏身已建立功名

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礪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恒居效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全無各無譽也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

故愚知外且貴賤當位賢不肖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夫塊不去道欲令去

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

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為

得理慎到之感其如斯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死如何豪桀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

所以笑也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

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豪桀知其乖理故嗤笑適得怪焉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

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其風窳然思可言逆

前動窳然迅速貌也古昔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疏無復是非風教窳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

執而言常方之不聚觀不順疏未能大順群品而每逆

之稱其而不免於斲斷雖立法而斲疏斲斷無圭角負

瞻望也而不免於斲斷斲無圭角也也雖復立法施

於非是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彭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上塊疏雖復習尚

心為道而未得雖然稟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疏彭蒙

雖未休真而志尚知畧有梗槩相師以本為精以物為

粗疏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以有精為不足下乃有

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貪而儲

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塵澹絕待獨閑尹老聃聞其風

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而悅之疏姓尹名憲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

之閑令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

意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
應故聞無為之風向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無有有向

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有向
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夫之以太一皆各自得而已不

兼他飾斯非主太者廣大之名一者以不二為稱言
之以太一邪太得曠蕩無不制置括囊萬有通而

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宗悟
其指故以虛通太一為斯主蓋好儉所勞形質未可以

教化人以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實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推知外
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閔尹曰在己無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
藏故功隨物去也疏此在己而修其身也
形物自著

不自是而委万物疏委在万物不我其功故
故物形各自彰著疏伐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也

鏡其德若響常無
疏動若流水靜如懸鏡其還精也
若乎若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
疏若忽也亡無也夫

不濁故聞忽似無非無也靜清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
生之表見也遂似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疏和而不
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
靜默而已無雄白

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逆知過
分以死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

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能及之
如谿疏丈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雌柔謙下退靜所

谷也疏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辱
辱斯乃學道之柅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

川登但幾少而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

谷大故重高耳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曰受天下

其身雌辱後下之類退居後推身物在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

之垢先斯受垢辱之者有之以為利未守中疏守中知無之以為用貨也已獨取虛待君實疏寂也無

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各自疏藏積知足守介散歸然

而有餘獨立自足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且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疏

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惠貪苟簡之田立不貨之

也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嚮之自成故無為

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嚙

有所能矣無量具於工倕也彼俗人機心巧偽也

人皆未福已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之曰苟免於咎

隨物故物不得咎也隨物故物疏咎福也俗人愚迷所

能慮禍唯太聖虛懷委曲為封執俱知未福不

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以深為根理根於太初之極

以約為紀去其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曰堅則毀矣至

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銳則挫矣進躁

與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則自容有

為銳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常寬矣於物則自容有

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疏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可謂至

極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疏閔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真真

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也疏效本無形故寂漠也

與也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無意趣也疏委自然而變化隨亡忽而放遊萬物畢

羅莫定以版故都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謔悠之說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意欲使物見其意

疏謔歷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觴不偶也

而莊子應世挺生真契玄道故能致歷遠深宏之說

無涯無謂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光混俗未嘗觸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疏莊語猶天言也宇內黔黎

可乎說大言也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疏危

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危滿則傾危

空則仰故以危器以况至言而老聃之談体多真家寄

之他人其理深廣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

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

當萬物之性命疏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

什

辟

死往謙和順物已無是非放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物故能混世揚波於塵俗也其書雖瓌瑋而連叔

無傷也還與物命疏環瑋宏壯也連叔和混也莊子之

傷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不唯應當時疏參差者或

其言也諛詭猶消替也雖萬言詭妄彼其充實不可

已有多所已止也彼則着書辭清理遠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疏乘變化而放遊交

混同生死且一始終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閱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疏闢開也弘大也閱亦大

本深大申暢開通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疏此

宗調適上達玄道也莊書雖復諛詭而應幾變其理不竭其來不斲疏也捨

也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挽芒手昧乎未之書者莊子

來感已終不脫而捨之也平意說已子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詳明疏芒味猶窈冥

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疏也言莊子之

書窈窕深遠芒味恍惚視聽無亦若以言象徵未未窮其趣也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殊駁其言也不中疏殊差殊也駁雜糅也

道理殊雜而不純言歷物之意疏心遊萬物曰至天無

第七章
明惠子

外謂之大上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疏裏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

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既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疏精微

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天與

地卑山與澤平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

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疏

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

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

殊物亦死物情分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疏別見有

生無異同異此小萬物異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疏死生交謝

同異也寒暑自過

形性不同体理無異此大同異也南方無窮而有窮疏知四方無窮會

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窮與

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拳一隅三

可知今日適越而昔來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

也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

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連環可解也疏

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環

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我知天下

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之中央燕之比越之南是也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

燕北越南可人情封執名是其方故汎愛萬物天地一体也疏萬物與我為一

故同体也故汎愛之二儀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弁者惠施用

斯道理

自以為最觀照天下
下曉示舟人也
天下之舟者相與樂之疏
愛好既同情性相感

故域中舟士
樂而學之也
卯有毛疏
有無二名咸飯屋寂俗情執見謂卯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疏
數之所起自虛從无適有三足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体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二雞足既

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疏
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支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無此

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
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大可以為羊疏
名無得物之功物無

應客之實名實不定可呼天為羊鄭人謂王未理者為
璞周人謂鬲未腊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印疏
夫胎印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印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印也
丁子

有尾疏
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開至理以道觀之者無体非無非

關一作嬰

無尚得林無何妨
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疏
火熱水冷起自物情執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

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溺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
辟杖加於体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体而
熱發於人人熱

火不熱也
出口疏
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尔万法皆然也
輪

不蹶地疏
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以過後塗未至於地也猶筆論云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竟注而不

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
不見疏
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体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疏

也而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也而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疏
夫長短相形則

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帶
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短不方規不可以

短不方規不可以

短不方規不可以

為圓疏

支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柄疏

鑿者孔也

柄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柄入鑿中本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困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

嘗動也疏

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凝然不動是知世間即体皆空故論云然則西衆風馳璇璣電卷得意

毫微雖迂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疏

鏃矢端也支棧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蹶不動鏃矢豈有止有

行亦如利九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天疏

狗之与天一物兩名名字既空

故狗非天也狗天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天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天也墨子曰狗天也然狗非天也黃馬驪牛二疏之為二豈黃驪之色而可成二日黃

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二也亦猶

一子曰言為二二与工為三者也

白狗黑疏

支名謂不實其形色皆

空欲反執情故

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方

世不竭疏

榘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手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當窮盡此豈

顯着豈不竭義乎答曰支名以應躡躡以應各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棰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使虧名弁者以此與惠施相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義邪

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弁者之徒疏

姓桓名園姓公孫名龍並趙人

皆弁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着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来尺棰言更相應和以斯卒出無復窮也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疏 縱茲紛弁厭飾人之心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弁者之固也疏

弁過於物故能勝人

服人之心而弁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域也惠施之言未真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惠施曰

以其知與人弁特與天下之弁者為怪此其柢者也疏

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其人評弁獨將一已與天地殊異雖復姦決多端而本體莫

過於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疏

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

亞乎莊生如之口談最賢於眾豈似諸人直弁而已曰天地其壯乎惠施存雄而

無術疏

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執大意存雄俊大超世過人既不謙泉故無真道與言

其壯者猶獨壯也南方有荷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公墜不

階風兩雷霆之故疏

住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

施驟弁故來致問問一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

對疏 意氣雄俊言弁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

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疏

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弁

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聘其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

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疏

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眾

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疏

塗道也德

術其弱化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奧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下

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由從也庸用也從疏儀生成之道觀

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蚤蚤飛空鼓翅喧擾徒夫充一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幾近也夫惠施之弁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三數而已

而欲銳情貴道飾意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弁為名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疏

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弁者之名耳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

而不反是窮變言形與影竟走者也悲夫莊子嘗聞

論者爭丈尺梅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弁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

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濠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弁名析理以宜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夏疏駢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者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皈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志知反本無適息弁今惠子復心求道縱河渚以索真亦何異乎欲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半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卷第三十三

萬浴四辛又曆仲脊吉日

中野宗左衛門板行

[Faint background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都合十三冊

桂島主

